

吳興掌故集卷之七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藝文類

吳興文獻已具詩辭一卷其記載之文凡可以攷見名跡備掌故之闕者隨檢錄出以表著云誌已輯如顧況刺史廳壁記白樂天五亭記李直方白蘋亭記歐陽修安定先生墓表蘇軾墨妙亭記劉燾長興進士題名記汪藻何氏書堂記謝夢生東萊讀書堂記趙孟頫吳興賦山水清遠圖記宇文公諒湖州重修

掌集七 藝文類

嘉業堂校刊

府治記李尤魯獅安定書院燕居堂碑銘程郇清塘隄岸記烏程新建儒學記鄧文原歸安新建儒學廟記王禕德清重建縣治記程敏政孝豐縣記黃衷太守題名記劉麟烏程便民倉記陸時雍歸安便民倉記陳霆歸安縣東庫記織簾書院記蔣瑤湖州府學鄉舉題名記顧應祥湖州歲貢題名記楊上林兩橋記俱不錄

漢堂邑令費鳳碑

卜胤撰

維熹平六年格于無射大荒之歲堂邑令費君寢疾卒嗚呼哀哉於是夫人元弟□□□守卜胤追而誄之其辭曰君體履柔和溫其如玉修孝友于閭閻執忠蹇于

王室立迹州郡仕更右職舉直措枉強禦靡貸貢孝三
署勳譽有則出宰近甸民懷厥德色斯輕翔翻然高潔
王人之職分祿班爵台司見招助鼎調物退己進弟不
營榮祿栖遲歷稔項領滯畜鄣土不庭黔民作慝命君
□□政化風□逆善遷惡三暮致道有恥且格太守旌
功轉在堂邑垂拱不言而民帥伏三年之間卒以道洽
昊天不弔命也早沒春秋六十六黎儀瘁傷泣涕連灑
豈愛我躬命不可贖臨終迷眩仁辭內發祖業良田畝
直一金推予弟息辭位讓財行義高邵卓不可及名實
相副有始有卒□□人善痛方悽惻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

甘陵石勛

掌集七

藝文類

二

君舅家仲孫甘陵石勛字子才載馳載驅來奔于喪庭
肝摧意悲感切傷心瞻彼碑誅懷之好音司馬慕藺相
南宮復白圭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且思敘
詩之一篇庶幾昔子夏起夫子所言其辭曰君諱鳳字
伯簫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世德襲爵銀艾
相亞襲遐祖之鴻軌拓前代之休蹤邈逸越而難繼非
羣愚之所頌仁義本于心慈孝著于性言不失典術行
不越軌度清潔皦爾泥而不滓恤憂矜厄施而不記由
近及遠靡不復載故能闡令名而雲騰揚盛聲而風布
踐郡右職三貢獻計辟州式部忠以衛上漢安二年吳
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委卮之節自公之操年三十

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神化風靡惠以流下
靜而爲治匪煩匪擾乾乾日禩惠此黔首功成事就色
斯高舉宰司委職位思賢以自輔玄懿守謙虛白駒以
不隄丹陽有越寇沒□□□命君討理之試守故鄣
長蓋危亂有不謀又畏此之□□□而□牧奚止其師
旅鷗若飛鷹鷄奮若夫虓虎強者綏以德弱者以仁拊
簡在上帝心功訓而特記輜輿宰堂邑朞月而致道祝
□□□□遂據於鄉尹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薦與
女蘿性樂松之茂好聞君顯令名舉宗爲歡喜不悟奄
忽終藏形而匿影耕夫釋耒耜桑婦投鉤莒道阻而且
長望遠淚如雨策馬循大路褰裳而涉洎□□歌離思

黃鳥集于楚惴惴之臨穴送君子厚土嗟嗟悲且傷每
食思不絕夫人篤舊好不以存亡改文平感涓陽悽愴
益以甚諸姑咸辟踊爰及君伯姊孝孫字元宰生不識
考妣追惟厥祖恩蓬首斬衰丈世所不能爲流稱于鄉
黨見吾苦君存剝裂而不已一別會無期相去三千里
絕翰永慷慨泣下不可止

此碑先在三碑鄉後移入墨妙亭遂泯亡梁相府君
碑止存鳳二刻歐陽集古錄尙有三碑今亦無攷

吳興卞山楚王神廟碑

梁簡文帝

昔者武王詢於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於巫咸三篇
之義作抑又立矩司於坎宮漢興北峙黃蠅感於通夢

秦作西郊幽則鬼神其來已尙楚王弘茲釋教止獻車
牛旣舍黃駒安事駢角掌激無左滌之勞牧人止偏衝
之務周房殷俎惟有玄澗芳芝玉斝瑤罇止存丹桂清
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
朱髮茂矣哉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
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
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吳城賦

梁吳均

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
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壘縈具區之廣宅帶姑蘇之遠山
僕本蓄怨千悲億恨况復荆棘蕭森叢蘿靡漫亭梧百
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本或至杪而無華不見春荷
夏槿惟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
海乃復有此吳城

長興報德寺刹下銘

陳徐陵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
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
過於享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靜土之因歸於
圓寢雖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水春陵之節上幼穰凝重
未曾遊陟年將志學卽事登庸宣力淮潯屬有嘉夢其
夢也畢陌弘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風煙騰薄使隊雙
表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蹲踞軒轅之駕

譬婉婉而多慚吳王之墳狀耿耿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永定初其間二十餘年至歲紀頻移崇塋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徵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歟銘曰壯矣金表傍依壩垣高連采電極睇翔鶴梵伎宵唱雲花晝翻三心斷縛六道除冤趙夢天樂秦遊帝闈王靈在上巨勝奚論福被羣品星排大昏皇家七百於萬惟孫

西亭記

唐顏真卿

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卽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繚以遠峰浮以清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遊宴之美觀夫構宏材披廣榭豁達其外睽略其中雲軒水閣當亭無

暑信爲仁知之所創原乎其始則柳吳興西亭之舊所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入東記云惲爲郡起西亭毘山二亭悉有詩今處士陸羽圖記云西亭城西南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跨茗谿爲之昔柳惲文暢再典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起以其在吳興郡理西故名焉文暢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此亭勝事彌著閒歲頗爲州僚處而有之日月滋深室宇將壞而文人佳客不得極情於茲憤憤悱悱者久矣邑宰李清請而修之以攄眾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有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具也清皇家子名公之胤忠肅明懿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庸

復者六百餘室廢田墾者三百頃浮客臻臻迫乎二千
種桑畜養溢乎數萬官路有刻石之候吏廚有餐錢之
資敦本經久率皆如是略舉數者其餘可知矣豈必夜
魚舂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清之地高且才而勤精於
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清之筮仕也兩參雋乂之列
再移仙尉之任毘贊於蜀邑子男於吳興多爲廉使盛
府之所辟薦則知學詩之訓聞緝之心施之於政不得
不然也縣稱繁舊矣今詔清爲望清當受代而邑人已
軫去思之悲白府願留者屢矣眞卿重違耆老之請啟
於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佞忝當分憂其理之
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雖有魯臣掣肘之患豈盡子言
用力之術由此論之則水亭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
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乃過乎今此記述以備
其事懼不宣美豈徒媿詞而已哉

吳興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顏眞卿

南齊徵士吳興沈君名麟士郡人也蘊道德晦於邑之
餘不谿家貧無資以織簾爲業時人號爲織簾先生精
於禮傳嘗自訓誥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累薦徵
爲著作郎高臥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
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壙三尺置棺平土不設几位四時
地席玄酒而奠子彝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
之誄徵士嘗制述祖德碑立於金鵝山之先塋年月淹

遠風雨蠹蝕朽字殘文翳而莫分乾元中爲盜火所襲
碑首毀烈嶽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牒
郡國請其封葺或屬兵凶曠而莫修忽有朴樹生於龜
腹盤根抱趾聳榦夾碑疑如工造鬱若神化敬者復正
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遇賢而鍾慶神無質假物以申應
沈氏積善旣遠徵士植德旣深天將興舊族乎吾知沈
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孫前太廟齋郎怡拜泣
松楸增修舊塋感先碑之隕覆懼遺文之殘闕乃具他
石傳而貳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
以眞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謬忝邦刺見託
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改其樹爲慶樹以旌其美
焉沈氏之故事具於家牒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歷戊
午冬十二月

浪跡先生立眞子張志和碑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立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閒
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立眞子乎立眞子姓張氏本名龜
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
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
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
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
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
貫旣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返五湖自

謂煙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誼爲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迹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掬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溢出錢買地以立閤閣旌曰迴軒巷

乃命評事劉太真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旣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驥皮爲屨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拏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魚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鏡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歷九年秋八月詆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艋旣弊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

願以爲浮家汎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疏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論此身

杼山妙喜寺碑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舊置在州西金斗山唐太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於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

之所今山有夏王邨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玄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卽此山也其山勝絕遊者忘歸前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照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蘗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蘗澗卽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廡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宅城按說文云宅蛇也上古患宅而相問得無宅乎蓋往來之人築城以避宅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

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並具於記中大歷七年眞卿
蒙刺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
部至州會於此山眞卿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
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
西北於藜桂之間創桂棚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
產丹青紫三桂而葉華異各樹桂之有支徑以袁君步
焉因呼爲御史徑眞卿自典校時卽著五代祖隋外史
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畫窮其訓解
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以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
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眞卿出
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箕族弟今太子通事舍

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
一及刺撫州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
卷事物嬰擾未遑刊削大歷壬子歲眞卿叨刺於湖公
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萼陸羽
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衡清河泉太祝柳察長城
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
楊遂初崔弘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韋介左興宗
顏策以季夏于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
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
尉劉茂栝州錄事參軍盧鏗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
弁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蒲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

而起居郎裴郁祕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
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左山周闔司議工悌臨川令
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兄暮弟薦薦校書郎權器與平丞
韋伯尼後進房夔崔密崔萬寶叔蒙裴繼姪男超峴愚
子頡頤往來登歷時杼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達
靈暕昧於禪誦相與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
會湘陽南峴羊公流潤甫之詞況乎茲山深邃羣士響
集若無紀述何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臧
事乃銘曰夏王南巡山名是因梁主東睽寺榜攸詢形
勝天絕規模鼎新避宅城古垂釣臺堙棚以桂結浦由
黃申二庾迢遰三癸嶙峋徑列御史傳紆逸人紛吾著
幸託勝引亟倍僧珍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
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
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
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工作禍於
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
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
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
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

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厯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
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
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
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
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幃銷盡羽
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

記稻鼠災

陸龜蒙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至吳興三月不雨至於七月常
汗坳沮洳者埃埿全勃權檝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汗農
民轉遠流漸潤涸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怵怵然救喝不
暇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無何羣鼠夜出齧而殭之

掌集七 藝文類

三

信宿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也若官督
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械束榜箠木飢頸
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是禮闕
而不行久矣曰鼠知之復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
廢歟國語曰吳稻蠲不遺種豈吳之士鼠與蠲更伺其
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衛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斥
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
樂土況乎上摭其財下陷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
浪轉徙聚而爲盜何哉春秋螽蟥生大有年皆書是聖
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
乎記

唐進士龔輅墓誌

杜牧之

會昌五年十二月

某

自秋浦移守桐廬路由錢唐龔輅

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

某

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閒淡之思後

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憚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輅去歲來此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輅者輅命馬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予始了然憶錢唐見輅時徐徐尋思如昨日因知尙殯於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於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輅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何爲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二日記

掌集七

藝文類

三

送皇甫尊師歸吳興卞山序

梁肅

尊師以齊物爲心抱神爲事有年數矣外則質貌蒼古遺是非於耳目內則沖氣浩然卷虛無於橐籥常頌道德上下篇往來吳中諸山如浮雲獨鶴自適其適吾陋且遜跡不暇又焉識其所以戊辰仲夏覲於山陰精舍於是方牧追右軍許邁之期下走作壺工禦寇之遇亦旣合契於焉飽和百骸自理滓濁如洗先是師藏道書於卞山之下留止未幾忽焉將行不受一毫之施且輕千里之別有以見無待之情矣予欲脫形神於鞅絆蹈方外之逸軌有志未就心焉火馳命養空而遊相從於

赤水之上師乎師乎斯言不苟也夫

吳興許氏谿亭記

權德輿

谿亭者何在吳興東郭主人許氏之作也亭制約而雅谿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爲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夸目多心者或大其開閣文其節稅儉士恥之絕世離俗者或梯構巖嶮紉結薜蘿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人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煙陰嵐明晦萬狀鷗飛魚游不驚不喁時有歸雲來冒榱棟許氏方峨鵠冠支筇竹目送谿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生利欲自薄百骸六藏之內累無入焉有田二頃薄於亭外鎡基之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

掌集七

藝文類

十四

眺望不覺日暮歲食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滿陶然心與境會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可動其中耶夫舉世徇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且繆戾於動靜之理君之動也代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武康皆有佳聞而無糝政其靜也則偃息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今日閉伏不爲異時之大來乎予知之深故因斯亭以廣其說云

蠶賦

陸龜蒙

荀卿子有蠶賦楊雄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遊

熙熙藝麻績纊官初喜窺官奪四五民心乃離大蠶之
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鸞龍葩卉官涎益嚙盡取後已
嗚呼既豢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吳興靈鶴贊

白居易

事具黃錄齋記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緜
山不回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歷之初三元四齋天無
微颯地無纖埃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
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

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辨篤信褊操多自用意朋友
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
疑之謂生爲瞶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
必行也上元初結廬於茗谿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
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
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
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
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其家惇露育乎竟陵
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
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
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

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
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變歷試賤務埽寺地潔僧
廁踐泥汗牆具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躡竟陵西湖無
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
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仿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
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求於寺中令其
翦榛莽以門入之然或慙記文字懵焉若有所遺灰心
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
不知其書嗚咽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
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當者譁談三
氏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日念爾

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
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眾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工
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時
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於是
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
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
馬幫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幫襄陽太守李愷見
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宜
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
與吳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
見人爲善若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無

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辰
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
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
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
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
十有九日

湖州法華寺大光太師碑

李紳

賢劫千佛生於後世法輪遞轉應現隨相或國王大臣
宰官居士降生有地不以色相故如來言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爲行邪道故不以金色瑞相蓮花化生降胎
示報以潛靈聖上人姓唐氏生於邑之安吉母楊氏奇

孕而夢協靈祥在媿而不茹輦血旣生能言不爲戲弄
未亂之歲思求佛乘發念法華三月通貫傳梵音於性
稟精護念於神契經聲一發而頑鄙革心晝集夜持而
七部圓滿音聲從容指顧閒雅雖捷口利辨者皆隨慕
念及登戒之歲僧儀首冠西遊長安祥風達於函關瑞
相通於帝夢上人以持經爲國詣闕請見肅宗皇帝召
對禁中上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念大乘五光隨發音
容宛若協我嘉徵因錫名曰大光以瑞唐姓肅宗元年
降誕之辰會齋於定因寺因賜上人墨詔許以天下名
寺持意經者住持令內臣趙思送於千福寺持經道場
經日四七而吳音清亮常達聖聽上異其事令高力士

以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稱
曰大光經聲達於峰頂師旣宴坐自見神手從天而降
拊光之心師乃憶先達抱玉大師常志斯言今高法音
當有神輔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內飲自是功力顯
暢神形不勞尋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淪溺其間
心靈了然無所惑亂因以本經多寶塔爲誠願持十萬
徧恍然出泉若有神捧紹後住資聖寺大師以慈親在
吳未答慈力表乞歸養恩未許還猶繫煩惱之念遂生
無妄之疾策蹇強力將投於泉驢伏不前羣鳥拂頂心
旣時覺疾乃隨瘳昔如來雙鵲巢頂而定慧聖明大師
羣鳥摩首而煩疑解脫迺以寶軸加飾首戴法華於干

福寺行道日夜俟命有詔許還旣止烏程崇修寶塔日
持法華偈以成往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察使韋元甫
表大師爲六郡別駕道場將念之首大麻癸丑歲文忠
公顏真卿領郡予先人主邑烏程予生未朞歲乳病暴
作而不甦不鑿者七辰師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卽念
法華至功德品遂起席而坐拱而開目師飲以杯水遂
命乳哺疾乃隨愈大師視而笑曰汝何願返之速乎因
以法師易予幼名貞元中予甫弱冠再遊雪上舟泊之
次大師已竚於谿側而笑戲拊如兒童焉予爲州將飲
醉於館太師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如
晝觀太師宴坐妙音方闡若開毫相經音旣息光亦隨

歛於是午西邁辭大師於法筵撫予頂曰爾得徑山之
言我則無以爲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空王教平等者
護念大師於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滅於法華
寺之經院獸號鳥墜山木驚振異香飄馥二日不息是
月告刺史顏防曰去矣人世無牽夢泡大師熙和暢達
無入不得隨機見教經行無閼維摩詰之傳也知機洞
如藏往察來默而不顯晉寶公之倫也經通梵界瑞降
天童靈相神光照融顯見曇上人之徒也大哉明德慈
悲護世通異相於王宮示法輪之寶重昏外識於黎庶
懼色相之迷妄是以居若長橋動如浮雲隨鷗自親入
獸不亂一衲四十歲無浣濯而居常香馥一飯七十載

資禪悅而睿體温然予遭大師留駐於世而不覩大師
寂滅之日年逾耳順昏寄塵勞無法舸以濟河悲火宅
之迷室忝門徒者追畫梵宮時予烏臺舊僚天官郎敬
君守郡吳興寄言刊石銘曰多寶如來聞經涌塔伴厄
闡教以弘正法受持三世以成賢劫或降忉利或生人
天金相不顯真如默傳明燭繼燄水明分圓示抱金德
資於上賢體寶戒珠心惟法鏡懷寶不迷含光不竟希
夷要妙法凝清淨發諭開蒙藏機匿聖瑞協皇夢功□
天童聲宣梵界響達宸聰降臨神手捧溺龍宮跡隱三
昧心符六通金粟分身普賢馳象譬喻言詞光明顯相
仁滋一雨功歸無量法性天高慈門海曠我昔嬰兒迷

蒙疾痼靡日沈魄返年師駐梵音耳聽神光目覩白馬
先鑣迷津莫遡鼓音已息慈雲不浮寶樹摧華祥泉涸
流稠林喪斧苦海沈舟色相歸空洪身無際莫測來往
誰分顯晦三表闡仁深乎宴締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

楊夔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蓋繩無欺影
衡無私形故人所取鏡也今使五邑之吏枉正無所逃
千里之情毫釐無所差束其內外必蹈於規矩戢諸桀
黠知懾於刑憲斯郡主簿若繩衡之無私爲得其任矣
高陽許鐻以前秋曹掾端於讞獄詔寵之遷陟斯任自
兵興十五載事隳宿貫守國之法制稟朝之政令今日

由闕而東郡亦無幾惟吳興遵國經體舊章上下謙敬
確然不渝然此數萬聚兵之所給固繫於土賦俾其役
不重歛不煩吏不苛民不疲萬目自正者全在提其綱
乎若制事以義制心以禮節不爲勢易忠不爲強奪靜
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以莅其事故其事簡由是眾吏
畏而庶務集僅至於訟弭而刑置矣廣明中妖巢揭竿
以犯帝闕遂俾翠華有西南之狩梁鄭周陳之甲皆閣
手無所敵凡五改火鑿輿外駐甲辰年今太守以彭門
之師揜巢於萊蕪提其顛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闕
遂以功牧於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禦以高
其位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於是取督郵之舊署爲

防禦使院然後台工廩戶爲三掾之廳移居視印檐楹
迫則耳目沈居處蕪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淺而露
視於後則湫而隘得無沈與昏乎而又叢雜寺舍蔭翳
階序列爵者亂其次援筆者喪其局交臂駢足褻禮虧
敬乃命梓人擇材敞前檻豁南榮砥中堂巖層局設外
屏以肅其入構環廊以莊其位撤舊增新壅隘咸革列
目之物罔不完美觀其顯暢則夏奪其暑居其奧密則
冬卻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豁聽視爽精神尊中和
之性增沖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是敏負才
者應用周如水於器方員無所滯如緣於色玄黃無不
入如是則化圯爲完易卑爲高益出於餘力乎凡君行
已之道及物之利其察也鑑焉臧否無匿其信也潮焉
朝夕不忒俗茹其正吏飲其直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
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斤塗畢役君以夔業於文且謂
表年紀事春秋之曩志也茲廳之立旣始於我而載祀
莫記無乃取議於將來其爲我書之遂題於東墉以徵
其始

烏程縣修建廨宇記

楊夔

叔孫昭子聘於晉晉受邪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吏
藩之昭子不以拘爲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
故春秋賢之今有受九重之命牧其民凋瘵者繫之以
緩譎傲者籍之以侈旣以公館毀摧圯漏視而不治者

無乃取譏於君子乎丹陽余公蟾再尹於烏程降車之
春察訟決獄之暇周視縣署其門傾其廳敞其牆圯其
廡偃頽檐側楹倒移相倚風雨罔庇公歎曰建之者何
人壞之者何心旣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慰以圖自修乎
然屬天未悔亂兵火猶熾專城而居者其可無備乎故
儲軍數萬以戒不虞而軍須軍餼僉賦於縣務繁力匱
久莫克舉公而宵分而寢五鼓而興行持坐惟不遑所
安近越於時方克儆功於是節冗費之用資贖辟之金
儻力於農休徵工以厚償聽斷之餘策丈以巡慰其勞
者助其墮者設茗及飡日有省視於是工操斧斤如蟻
集臚傭運其材如水赴泚財以儉而蘊故其用給人

悅而使故其功倍不期年而眾宇鼎新若換大門中門
修大廳小廳東西門新押司錄事院建人吏祇候房砌
縣之外城凡百餘雉勘宅之周垣近一百堵修眾僚之
宅五造廳庫之橋六疏西亭之汗池制公廳之什器有
遺罔不增構其尤赫赫者如每歲徵賦主胥類於廳之
西廡以其輸賦駢湊滿逸是虞乃增廡之一楹構欄廿
限其內外俾永絕罔耗此以見公謀之經久也縣之西
北隅舊有帳院蓋鄉史團集里書之所歲月緜遠崩墜
無幾每遇霖潦則東席就燥以避其沾溼亦有時矣加
以往來奔走泥渾之患舉邑是病無從可革公於是歷
揆其損以籌完葺正傾支摧增新易壞類夫重構復建

修廊以達於都門雨有依暑有蔭從役者不知其勞矣此以見公情之恤下也公帑摧敗上漏下溼周垣雖設扃不爲固易所謂謾藏而誨盜也公乃擇堅以革枯選園扉頽危莫甚彼犯大辟得繫者豺狼野心脫走是務閉闔不謹垣牆不慎是遺肉於虎吻也且糞壤狼穢戾其矜恤之意公乃剗積弊滌宿汙席以潔其榻食以茹其餒此公之處心慮物也先是縣之秋曹掾蘇公頴釋褐之官也始至兼戎曹遇上巳節郡有角楫之戲郡守出觀則司戎者職其事因乘小艇往來檢馭郡治之南谿波浩洋而舟覆焉眾駭愕謂不可援俄聞空中有言

曰無損蘇公忽有翰流以出其舟許公存焉俗稱其地爲蘇公潭大歷中縣令李晤故相國紳之先也相國誕於縣署幼弄之歲墜於縣之東池逾數刻忽若有物翼者出於池面相國略不爲苦二者皆縣之故事而圖經不載公乃檄請邑人太學博士王光庭編輯遺事始著於籍於是盡列其狀請言於弘農楊夔夔學於春秋固當以紀功書績爲事公前任日崇修先聖之祠爲文纘功刻石於縣令復紀此弘烈蓋以慰縣人之思也況公以民吏之勤請不可拒絕由是采石勒之乾寧丙辰春七日記

故相國趙郡李公紳寶歷中廉問會稽日以吳興僧大
光有神異之迹爲碑文託郡守敬公建立於卞山法華
寺會昌中詔毀佛寺此寺隨廢時縣令李式見碑述相
國先人曾宰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迄今五十載其
碑毀折汝南周生以明經四命重宰烏程覩其廢逸遂
求於故老獲舊文比類於折碑所失者數字因重刻於
石所缺文字不敢臆續蓋所以避不敏遵宣聖不知而
作之戒也兼其舊傳云東亭之池始相國誕於縣署學
弄之歲乳母惰於保侍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覺食頃
如有物翼出於池面家人方得拯焉眾方懾駭相國笑
語無替於平日人咸異焉初有石數尺勒其事歲月縣

遠石失其處故汝南生廣其亭濬其池再刻其碑重序
厥由蓋欲存縣之故事也生中和初宰此邑及期而代
居閒閉關澹薄自得郡帥隴西公潛使人伺其所爲知
其安於貧樂於道閱百代以自娛未嘗以缺乏爲撓由
是官有乏必俾承之而生所至以靜理聞癸丑夏復詔
生宰烏程民吏忻忻再偶寬政閣鞭聽訟事簡庭閒君
子哉汝南學古入仕有其經矣生家於陽羨數世以明
經獲祿羣從昆弟並一舉而捷凡浙右之士固以嚮風
國庠聞其名咸推先焉夫善爲政者雖於人安而俗阜
必當於事有立於意不忘以羽翼厥道也今徭賦旣調
風俗旣安逋逸有歸孳子有依然後搜遺文刊墜碑此

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疏汗池此以見繼絕之志也於乎當大兵之後民厭於煩役克俾其民康其務無媿於令長矣生既立大光上人之碑遂命某紀其年月別立於石且以旌斯亭之興有自也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范仲淹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於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具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葬於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沈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著其人曾祖諱廷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

親之教明經屬文有聲於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於禮部明年春禮部校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於廷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者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權利歲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參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沈俊辟爲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於官所享五十叔寬孝弟於家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親兄之孤必先於己子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

相弔云天與其才又賦其行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
三子曰禎曰邵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
進士陳經次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齎金以
送之及君之葬又滕侯極營以意有以見叔寬感人之
深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知其心故爲之銘銘曰叔寬叔
寬生兮可愛沒兮可傷友朋之望子孫其昌

張常勝墓誌銘

王安石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
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
卒以六年二月五日葬於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
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子從父妹
也故君從子學銘曰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
止於斯嗚呼逝矣爲銘以哀之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
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
之得其道也子產乘輿其爲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
其術也冉子與粟其心固爲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
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
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
於此矣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
費則雖微可尙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吳興學著於天

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錄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爲郡始爲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嘗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迺會太守鮑侯軫恤其不及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迺用書懇請於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曠潦之患以二

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爲學糧歲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罔易壞也泉布之貸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沾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要其終可以養而不窮世有掠民脂血罔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貌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爲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攘沒其美者乃使不敏著紀云

東禪寺記

魯伯能

故鄣爲古名邑崇巒遠峰盤礴秀氣深澤碧灣曲折浚流其流出於天目以入茗雪識者謂其山澤之勢雄深秀拔必有洩其靈者而東禪寺獨控東山之上屏山九

疊鏡水千尋白雲糜空虛舟泛影過采芝亭攬飛龍之
湖石泉漱其丹壑竹柏蔭其青崖雪擁寒梅月藏香桂
天其或者假此於金天氏抑遺之以及其人乎昔李白
之愛花巖靈運之賞石門境與人會疑若天成而茲山
適未有愛且賞者況復記之耶吾嘗遨遊其間以爲其
洞窅以邃可以作幽棲其亭翼以雄可以供遠眺至於
蔭萬竹之金容酌兩池之玉液皆足以滌塵襟而暢吟
懷者也不知有能會吾獨得之趣者乎歎息無聊姑記
之

安吉重修放生池記

胡浚明

甲子冬外臺計議欲置天下放生池上可其奏下州縣

掌集七 藝文類

三

具舊存新創之又命儀曹訂以聞仁民愛物可謂至矣
惟安吉雖存而荒穢弗翦殆非所以對揚休命予雖暫
領邑事不敢不勉乃誅茆蕪草增廣浚深召工重修放
生池揭爲扁榜所以宣布聖天子之德意垂髻巷歌黃
髮擊壤皆願記其事於石臣嘗觀唐肅宗詔天下置放
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作爲碑記以廣慈愛大抵溺
於浮屠氏區區以邀福爲言臣竊不取雖然君天下者
苟有仁心仁聞雖使林不槎枿畝不糜胎蒼而棲者林
而哺者沙而翹者萃而唳者飛者鳴者嬉者念者喙哺
者尾孽者各遂其性無天闕之患雖不期於福而福自
至殆所謂享國久長之道也

湖州路總管郝侯祠記

牟應龍

隋唐以來學者尙詞章遺經術宋慶歷閒安定先生胡公始以體用之學教授蘇湖一新舊習朝廷下湖學取其法爲太學法召爲國子監直講四方英俊爭來受業程子亦在其中伊洛之源蓋自此始先生卒葬於湖州何山晉何楷讀書堂之右蔡忠惠公襄爲之銘歐陽文忠公爲之表可攷也郡以先賢體魄所藏視護惟謹立祠堂樹松楸每歲春秋守貳以下至於生徒皆出郊上冢以爲勝事蔡侯節又捐已俸卽城西官地建書院以祠先生請區畫以表章之至元閒墓地忽爲鄰僧所奪毀其瓦伐其樹碎其碑以絕省埽之路廣化寺僧襲是

掌集七 藝文類

完

迹而動白晝率其徒數十人突入書院逐諸生而據其屋像設寓於游氏小亭者數年壬子求直於有司行省數命復還而彼悍然不顧許侯師可遂買地遷之城北隅墓地固未暇問馬侯煦銳意復之弗果僅立祠瘞衣冠於曾玄墓上歲時望拜而已郝侯始至謁先生祠詢知顛末慨然曰守土之職風化是先先賢之墓未復事有大此乎卽欲復之而未得其閒會經界法行有土者皆得自實侯曰此機不可失也亟與達魯花赤迭理密失正議謀遣歸安宰李拱辰山長嚴與敬往視寺僧集眾拒之不得前侯躬率屬官往諭以理僧知墓非寺地始歸之遂命甃其塋域繚以垣墉揆日之吉偕同僚暨

諸生行釋菜禮廉訪僉事撒德彌實巡部至郡美其事
大書安定文昭胡公之墓八字使刻石置之冢上墓之
失三十餘年前是爲守者屢欲復之而不能侯談笑集
其事自非見之明行之勇不誅於邪說不惑於浮議其
孰能之不寧惟是凡郡政皆然惟公而當理故足以服
人耳侯累任風憲常有激清天下之志于一郡乎何有
蔡侯始建書院時諸生卽畫像而祠之許馬二侯因列
其次侯復先生之墓其功尤大於禮宜得祠侯固不欲
而眾志不可遏乃相與肖其容於絹素而屬記於子焉
侯名鑿字子明廬龍人世擢科第名族也

郝公復墓之後至我

掌集七 藝文類

三十

朝初定天下遣吏度民名田僧乘計帳未定復詭墓爲
寺地知烏程縣四明孫公成又發其隱復加封樹前
建亭堂三間以祀旁爲屋三間以棲守者上其事於
朝遂著爲祀令張羽有記

宋安吉州太守趙公雙節之碑

讀史至於宋自不覺色愠掩卷爲之嗚咽夷狄之禍無
代無之惟宋爲甚始抗衡於遼徒多歲幣中屈辱於金
徒主和議底極於胡元壞亂不可復救矣天地爲之反
覆彝倫爲之攸斁冠履爲之倒置開闢以來未有也方
伯顏渡江攻常州忿其不下屠之止留三人不仁哉虎
狼之性也古者侵暴不斬胎不殺厲不捨二毛元其何

如哉先是趙公良澤以宗室由餘干來守是邦覘國計日非歎曰不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耳凡固民心勵士氣蔑不以身先之未幾游騎馳突賊臣程鵬飛范文虎二鵝瞿然鷹瞬爪攫備至遣使馳書招降公奮不顧身唾罵裂書捽使者出而斬之已而兵大至日夜不解甲宿埤上調度嚴切號令精明部將吳定國開門納胡兵公知事不可爲徒步至州具公服佩印綬南向焚香泣拜臣食宋祿當死宋土其妻■氏曰君能爲忠臣顧妾不能爲節婦乎遂書几案夫婦同死節義成雙乃同縊廳事後集芳軒於乎傷哉於乎傷哉州男女無少長罷市巷哭不絕口豈非天理人心不容泯滅也夫宋亡死

節之臣無算多讀書知理道者而夫人以坤柔貞靜之質當倉卒非常之變毅然就死略無難色宋三百年養士之功化及閭閻卒食其報夫豈徒哉其死也非徒死也蓋元入則宋亡宋亡則華其夷矣此春秋萬世之防也英魂秀魄沈淪百世之下

皇天震怒肆命我

太祖高皇帝恭勦絕式遏劉殄茲胡虜之羶風一復中原之統紀詔錄其忠節具載祀典春秋二序守臣行之豈惟有功於聲教有功於帝王天下後世也歟嗟宋德不綱中原板蕩胡元入主天實厭喪噫噫北兵如虎南冠如糜武功不競文化亦衰惟公忠純王室懿親此固

人謀之不臧夫亦天與之弗申天柱折華統奚爲絕有
臣如巡地維缺王迹奚爲貉有女如莘一朝同死萬世
大倫毆犬羊而出境籍府庫而過秦烝哉非天生明天
子曷由以臻

牟先生墓志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故宋朝奉郎知彭州
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
祿大夫諡清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寺少卿嚙之
子也澤祐丁未清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
之去國抵吳興本第而先生生清惠公喜字先生曰翁
歸稍長英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

掌集七

藝文類

七

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
生皆得而友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
端明湯公漢尙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
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
其族父諸弟咸澤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
上妄下以伊周自擬眾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
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惠遊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
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
外之情不通國勢危迫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
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
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沿海置司辟爲屬

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尙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尙書媿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義相切劘若師友然達官顯人過吳興必求大理公拜牀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咸服或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

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強記如此亦故家之間見習熟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學也居常或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舊或有餽問苟非其義亦未嘗受與人交樂易眞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二世矣而風度猶故鄉自號爲隆山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行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

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
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
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
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先是二年集
始免先太史之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門
人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日子之言可信於世盍
及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
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
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
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幸不鄙棄託之以
言是有以處集矣其何敢辭乃爲銘曰學孰爲博寶藏
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之
東浩浩不窮補緝彌縫嘻嘻麤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
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互世不誣銘以信之不
其遠乎